



## 历史唯物主义守护当代现实的思想自律

卢德友

**摘要:** 基于当今变幻莫测的社会现实,开掘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领地,是马克思主义切近时代深处的本真任务。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形象,理当突破思想史与文本学的单纯路径,从而面向现实的社会场境敞开。唯有在强烈关涉社会现实中形成理论自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解释力方能在当代得以进发。

**关键词:**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自觉;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 B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17)01-0054-06

在科技革命推动和人类实践深入的背景下,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性愈发成为一个显性问题,这在多元社会思潮的暗流涌动中显得更加紧迫与棘手。目前,人们关于这一问题所做的努力,存在三种看似合理却不得不引起我们怀疑和反思的取向:一是依循思想史的发展脉络道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因由,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性视为“必然如此”的先天判断;二是立足文本学的原发语境进行中规中矩的理论解读,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性视为“应该如此”的权威定论。这两种取向从思想史或文本学出发,却几乎完全放逐了现实生活。三是尽管躬身于具体的社会实践,又无法准确把握历史唯物主义所面对的现实场境,最终只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中感叹历史唯物主义“如此又奈何”。据此,面对当今社会发展多样化的实情,我们应如何展现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意蕴?或者说,我们应以何种理论自觉去释放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解释力?对于该问题的解答,关涉到我们如何开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价值。

### 一、理论形态要贴近守护现实社会

当今人类社会生活在一个荣耀和忧患共存的时代。谓之“荣耀”,乃是在发达社会生产力、先进科学技术以及多元社会交往样式的推动下,一种由现代性编织的社会图景朝我们迎面而来,人类社会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谓之“忧患”,则是在这一繁荣景象背后,隐藏着生态恶化、疾病蔓延、恐怖主义、资源匮乏等重大生存危机,直接威胁着当代人类的生存境况。面对这一实情,我们需要谨守马克思主义蕴含的巨大思想价值,以便对我们生存其中的现实社会有所领悟,进而更好地守护当代人类生存之根本。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高歌猛进的历史时期,100多年来始终在变化的社会现实中保持自身的强烈在场,也使得这一理论形态及其指导的现实行动生机勃勃。当前,在社会生产力整体有待提高的情况下,世界范围内的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同时,现代性的总体进程又加剧了这些社会问题的集中爆发,而不管人们处于何种社会制度之下。正因如此,无论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中国,还是致力于解决社会痼疾的西方世界,人们都在持久地激活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话语。其中,作为马克思主义珍贵的理论遗产与人们把握现代生活的思想路标,历史唯物主义也毫无疑问地被推向当代。

历史唯物主义走向当代,直接催生人们去深思“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形态”,进而引发诸多“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抑或是“走近马克思”的努力。值得肯定的是,这些努力立足思想的生发过程或文本的最初语境,试图解析一种本真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像。然而,另外一种维度也需要得以启明,即理论对现实的贴近守护,并洞穿现实社会的发展进程。由此,在保持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性方面,追溯思想发展脉络而开启理论求索自不待言,回归文本原发语境并进行细致解读自然也责无旁贷,但内化为对现实社会的理论关切应是最终眷注。具体而言,当下两种不同的致思理路,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似乎成为显性逻辑。

其一,依循思想史的发展脉络道说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論原委。追问一种理论形态的前世今生的确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必由之路。毕竟,正如人类具有历史一样,思想本身也有历史——不论它被归结为“问题史”还是“观念史”。然而,这种研究取向却暗藏着一个巨大的陷阱,即历史唯物主义可能被有意无意地归入西方思想传统,从而极大限制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空间。事实上,“连接亚里士多德与马克思的这条线,远比从马克思到斯大林的那条线紧密”<sup>①</sup>。若依此定向,历史唯物主义对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阐释将难免被弱化,而一些诸如文化藩篱、传统差异等因素又被堂而皇之地加以放大;进一步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被视为“西学东渐”式的理论移植,此举实则抽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独特价值。我们不妨如此理解,过度专注于从思想史的角度阐发历史唯物主义,可能会将马克思的理论遗产从鲜活的社会现实中逃遁出去,这无疑与马克思“改造世界”的纲领性文件及其敞开的当代价值大相径庭。

当下,一些研究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生学”推向极致,乐此不疲地在卷帙浩繁的经典著作中皓首穷经,醉心于寻找某些边边角角的思想碎片,并据此声称其对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成具有革命性,或是表明其可能颠覆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业已达成的共识。遵循这种好奇心进行思想探秘,那些早已被普遍认可的理论形象往往黯然失色。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这种历史窥探癖的病症并不少见。殊不知,思想如同历史一样,真实的具体细节往往会掩藏客观的整体进程。

其二,立足文本学的原发语境进行中规中矩的理论诠释。回归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并对之进行细致解读,无疑是我们进入这门学科的首要之举,从中我们能探寻理论发展的呈现样式,并发现潜藏其间的思想“断裂”和“问题式”。可这种努力一旦被解释学的方法统帅,难免又将马克思主义绑定在西方的哲学话语之中,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哲学传统的超越性尚未得到澄明不说,就连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特色与当代价值也一并掩藏了。毕竟,文本不过是一种符号,解读文本意味着以符号传递来认识事物,但符号的呈现永远滞后于在场事物。当事物经符号转换后传递给我们时,事物本身也许早已不在场。我们所看到的,只能如同烟花华丽散开后星火的踪迹。所以,没有任何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呈现在我们眼前。倘若我们在事物的现象与本质之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直接通达,那么“一切科学就成为多余的了”<sup>②</sup>。诚然,纯粹的耕犁文本对于学术研究而言不无裨益,但难以展现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当代历史进程的参与,因为它在文本的自我独白中完全放逐了现实的感性世界。难怪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曾言,“文献史应当成为问题史”<sup>③</sup>。

譬如,20世纪50年代兴起于西方的“马克思学”,致力于采取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来对待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以澄清人们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解。“马克思学”采取考证历史文献的方式,对马克思的生平、著作与思想作经院式的诠释和研究,尝试将马克思的学说彻底正本清源,并试图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走出资本主义死胡同的办法。然而,这一努力在迷失于文献考据丛林的同时,既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间制造对立,也使马克思与以其名字命名的理论形态之间相互否认,这在引起思想混乱的同时也极大弱化了理论的整体性。

在开显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論价值方面,以上两种努力尽管存在差异,但殊途同归,即尚未形成关注

① 汉娜·阿伦特. 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 孙传钊,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6.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923.

③ 马丁·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 陈嘉映,译.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12.

现实社会的理论自觉。事实毋宁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与发展中,思想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始终保持敞开;同样,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文本理应对现实有所启示。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和本,不是封闭于书斋之中的自言自语,而是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开放的现实行动,并以人类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理论依归。在长期的思想交锋与复杂的实践探索中,历史唯物主义方能发展成为科学的理论形态,这一理论形态的成熟定型绝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基于此,历史唯物主义如何打通思想与现实就至关重要。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义务为后世的社会历史发展给出明确答案,而是为之建立一个朝向未来的思想路标,在这种思想路标的引领下,理论与现实、文本与实践之间必须进行对话,并在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获得统一,于思想上和实践上推动人类历史的进步。历史,正如卡尔提及的那样:“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sup>①</sup>

我们当前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最大的现实面前,我们更是需要将历史唯物主义自觉地据为己有,从而展开对现实社会主义道路的求索。无论是专注于思想史还是侧重于文本学的研究范式,都应共同服务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建构,并在解决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中得以全面落实。

## 二、历史唯物主义面临的现实场境

深刻洞察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真切领悟个人自由解放的历史进程,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于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鲜明态度。也因此之故,历史唯物主义自诞生以来,就面临基于意识形态立场的误解乃至攻击,并被贴上“经济至上论”“阶级斗争论”等标签。尽管如此,在16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当其他五花八门的理论形态逐渐退场直至销声匿迹时,历史唯物主义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却依然葆有生机。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断然不是。秘密无疑存在于其理论本身:从一而终地关注着它赖以生存的现实社会。

在当下思考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态,我们不得不面对现代社会的基本场境,这一基本场境由“现代性”的普遍历史进程构造出来,并指向人的理性化存在与自由发展之间的张力。譬如,职责分明的官僚科层制,限定了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流水作业的现代生产方式,又将人及其生产劳动固定在机器与程序之中;价值理性逐渐失落,工具理性强势兴起;大众传媒承载的海量资讯,通过铺天盖地的反复叙事,使人的理性判断无所适从,等等。可以说,在物质文明较为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却正在丧失精神家园,处于精神上的无家可归状态。人不仅没有获得个性的自由发展,反而成为与自己疏离陌生的“他者”。压抑、忧郁、疯癫、焦虑与烦躁等情绪状态,正在侵入现代人的精神世界,这不得不引起查尔斯·泰勒等人对现代性抱有难以消释的“隐忧”。

当个人正遭受“现代性”带来的自由困境时,社会也面临着普遍的生存问题。人类社会总是充满着各种矛盾,不同的利益诉求与价值倾向维持社会的动态稳定。资本主义标榜的民主与博爱,并未换来社会的风平浪静——经济危机此起彼伏、阶级矛盾暗流涌动、恐怖主义日益猖獗、地区冲突屡见不鲜,甚至出现德里达看到的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无法解决之“十大祸害”。社会主义则由于物质生产力有待提高,也出现诸多棘手问题。放眼当代世界,环境破坏、资源枯竭、人口膨胀等问题的解决显得刻不容缓,而恐怖主义、毒品泛滥、疾病蔓延与武器扩散等也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之境。在全球化时代,这些问题已然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议题,并召唤全人类联合起来共同“为生存而斗争”,任何人都不能置身事外而独善其身。

尤其重要的是,在资本主义占领世界市场的今天,资本从来没有如此活跃。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资本确实犹如一个精灵,它来回穿梭于资本家的生产流水线,积极游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席间,悄然腐蚀了人们视为神圣的选票,也深深主导着现代人的思想观念。1868年,恩格斯在为《民主周刊》所写的关于《资本论》第一卷撰写的书评就直言:“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

<sup>①</sup>E. H. 卡尔. 历史是什么?. 陈恒,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15.

旋转的轴心。”<sup>①</sup>放眼当今世界，尽管存在亨廷顿略带危言耸听的文化冲突以及充斥此起彼伏的局部战争，但这些丝毫不会影响资本的畅通无阻。资本原本是社会生产体系中的要素之一，逐渐成为组织各种生产要素的中介与纽带，最终变身为主导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主要力量，并拥有了人们难以抵挡的无穷魅力。在现代性逐渐深入的历史进程中，资本与现代新形而上学一道，构成现代社会的两大支柱，共同支撑起现代社会生活的整体风貌。对此，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乔尔·科威尔直言：“金钱——资本家的价值形式——抽象并溶解了万物之间的关系，并用现金关系代替它们。”<sup>②</sup>可见，在现代社会，人们追求个性张扬、自由舒展这一存在方式，无不在资本的统治下显得单调苍白。资本的价值尺度掩盖了现代多样化的生活样式，使复杂的社会交往沦为单一的交换关系。人们在生产中盲目片面地追逐利润，往往忽视诸如生态恶化、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等现实，又不知不觉地滋生拜金主义、物欲泛滥、精神空虚等异化心理。面对这一严峻情势，历史唯物主义当有何作为？唯有秉持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精神，关注资本统治下现代人的生存境遇，以消除资本逻辑给现代人带来的强大压迫感。

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观之，历史唯物主义要在参与和改变世界历史进程中自我阐释。自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以来，其对人类文明进步所具有的贡献丝毫不容抹杀。就算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低谷，其他五花八门的社会思潮竞相之诋毁和误解时，这一革命理论的价值也丝毫没有被否定甚至弱化。相比之下，那些曾经喧嚣一时的社会思潮却在时间荡涤中渐渐远去，只是偶尔从历史深处传来一声回响。更为重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在理论与现实之间真正实现通达，其变革社会的深度、传播范围的广度以及持续时间的长度都堪称前所未有。因此，正如当代最具国际声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特里·伊格尔顿认为的那样，无论是柏拉图、笛卡尔还是黑格尔，他们的思想空间如何深邃、理论体系如何宏大，以他们的思想理论所指导的现实运动却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sup>③</sup>，但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却真正做到了。

由于现代社会有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说的那样具有“流动性”，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面前，任何以静止理论形态来定位历史唯物主义的做法都过于迂腐和陈旧，唯有从动态发展的角度方能准确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价值。苏东剧变之后，各种形式的终结论甚嚣尘上，但事实证明历史并未如一些理论家预言的那般走向终结。阿兰·巴迪欧的见地可谓切中肯綮，如果我们怀着严谨的态度，就不会轻率地“宣布什么东西‘终结了’，完成了，或陷于彻底的死局”<sup>④</sup>。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世界历史总趋势下，两种主要意识形态之间依然激烈争夺的事实，决定了历史唯物主义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放弃的思想武器。

作为立足现代社会寻求人类自由解放的学说，历史唯物主义需要保持自身理论体系的敞开，强烈介入我们置身的当代社会，在持续关注社会发展状况、人的自由实现等问题上获得新的生机与活力。

### 三、生成当代形象的理论之思

哲学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面向现实生活被称为哲学的“天命”，鲜活的现实比抽象的理论更富有生命力。与动物不同的是，人在长期实践中获得了自由创造的存在尺度，它构成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规定，而哲学无疑是这一存在尺度的“澄明者与守护者”<sup>⑤</sup>。基于此，观照现实社会并在其中丰富自身的表现形态，无疑推动着历史唯物主义在反思中走向当代。

一种哲学理论是否具有当代形态，主要在两个基本维度上加以判定：一是该理论的中心议题是否能够回应当代问题；二是该理论的思想体系是否面向当代敞开。以此反观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应有的理论自觉，无疑会加深我们对理论如何切入现实的理解。具体而言，我们至少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努力：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9。

② 乔尔·科威尔，自然的敌人，杨燕飞，冯春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35。

③ 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任文科，郑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英文版前言2。

④ 阿兰·巴迪欧，哲学宣言，蓝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8。

⑤ 孙正聿，杨晓，哲学研究的理论自觉，哲学研究，2011，(3)：3-9。

其一,紧扣当代的基本问题。在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下,当代社会尽管创造出较为丰富的物质财富,却丝毫不会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终使命。现实资本主义垂而不死、腐而不朽,并在一定历史时期继续存在,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面对的基本现实。特里·伊格尔顿一语中的:“让马克思主义者失去信心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制度仍按照以前的方式运行,并没有进行任何改进。”<sup>①</sup>然而,只要资本主义制度一息尚存,其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就无法越出历史唯物主义指明的的发展路向,也定然摆脱不了被更优越社会制度取代的终局。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仍具有重大穿透力,在这方面我们从未“失去信心”。不能依据创立时间来判定历史唯物主义是否过时,进而质疑其合理性,毕竟时间性与合理性显然不同。据此,在暗流汹涌的多元价值观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自觉,需要将历史唯物主义置于我们当下的现实场境,形成本土化的理论形态,而不是将之置于西方的学术传统来解读,更不是以其他西方思潮来置换历史唯物主义。西方世界强烈鼓吹的那套价值体系,实质是为保持资本主义的永久性进行辩护,它漠视民族性特征而遑论普世价值,企图将自身视为霸权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开路先锋。马克思就曾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sup>②</sup>在人类社会的实践这一基本活动中,无论是多么玄而又玄的观念体系与意识形态,都会显露出其存在的现实根据。在时代呼唤与信仰认同的情境下,作为一种实践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对时代课题产生思想创见,能够以贴近守护现实的思想情怀,对当代社会发展做出创造性的理论诠释。可见,对时代问题做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合理解释,无疑是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当代价值的重要方式。

其二,敞开思想的诠释空间。有别于传统哲学大多展现的封闭式体系,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总是面向现实敞开。这种敞开既要求理论坚守自身的基本立场,又要求海纳百川、与时俱进,而不是在一味迎合变化的现实中原则尽失。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里,那些居于核心地位的基本原理与规律,如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等,由于关乎理论形态甚至哲学的党性问题,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当然,这并非脱离现实而固守空洞教条,而是在解答新问题中获得新思想,提升内在原理的当代意义。那些属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观点的部分,如阶级斗争理论、计划经济等观点,则应在实践中甄别和检验。而一些对时代发展有启示但未明确展开论述的看法,如生态正义、文明冲突、性别政治、现代性、虚拟空间交往等,则是我们开掘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起点。譬如,当前活跃在西方的左翼思潮,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力实现三大转向:由时间转向空间,发展出空间生产、社会空间等理论;由意识转向身体,将阶级意识推进到赤裸生命的维度;由规范政治转向生命政治,从关注现代人的自由解放到关注生存境况。这些努力,无疑极大地扩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领地。

第三,生成本土的理论话语。当资本主义世界普遍陷于经济危机的泥潭中难以自拔,人们纷纷向马克思主义寻求救世之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已显示出巨大能量,形成充满生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教训与现实经验无时不在给予我们提示:在新时期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须臾不能摆脱中国的社会现实,并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中得到诠释。我们的时代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自觉地据为己有,如何使得历史唯物主义更好地关注现实社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我们必须引为己任。生成本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既是中国革命的客观历史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选择的结果。依循实践的理论信条,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与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应该成为我们推动历史唯物主义观照现实社会的基本视野。

最后,关注人类的生存处境。有别于其他形态的西方思想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不在于遵循既定的、预设的逻辑框架来“解释世界”,而在于从思想理论化为现实行动去“改造世界”。任何理论都具有实现自身的社会条件和世俗基础,不应脱离现实进行抽象理解。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以“关于自由活动的空谈”来批评海尔曼·泽米希提出的“无条件的、无前提的自由”<sup>③</sup>,就意在挑明理论一旦脱

①特里·伊格尔顿.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 李杨,任文科,郑义,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12.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49.

离和忘却现实生活的基础，只能是虚幻的空中楼阁与无根的流动浮萍。据此，触摸社会历史深处那根最敏感的神经——人的生存处境，是我们重新领悟历史唯物主义主旨的途径。处于现代社会各种共同体中的人们，应切实参与改造社会历史的进程，追求自由而全面发展仍是当代人类不可推卸的责任。

正因如此，在保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性方面，我们无意于像哈贝马斯那样进行“重建”，也不像科恩那样以语言哲学进行“分析”，而是结合新的实际情况正确地辨析、理解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毕竟，与实践的相互作用是理论的生命之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给我们留下的思想遗产，需要在现代社会加以据守，诚如人们确信的那样：“马克思首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全部现代社会生活的可信的框架。”<sup>①</sup>在思想创见之宏大深邃、理论影响之深远持久、现实回应之广泛激烈等方面，没有一个别思想家能望其项背。

在当代社会，个人的生存境况与社会的矛盾冲突，都迫使我们深入摸索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形态，始终对人的自由及其实现加以守护。历史唯物主义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理论之思，却在当代社会依旧保持强烈的革命意蕴。变化的社会现实，往往是理论思考的生长点。无论何种思想理论，都不可能忘却它扎根的社会现实，也只有在乎时代发展与社会变迁中，才能保持自身的时代性。历史唯物主义是如此，就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学说而言，亦是如此。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在创造性地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同时，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频繁爆发经济危机与社会矛盾，深陷资本与民主相互纠缠的泥潭难以自拔。无论在何种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背景下，马克思的思想光芒在世界范围内再次被点燃。对于新世纪的社会发展状况而言，马克思没有义务给出具体时间表和路线图，但他至少为我们留下弥足珍贵的三大遗产——关于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的理论基础、剖析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方法以及追求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行动指南。在理论与现实的强烈互动中，我们通过谨守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自律，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方面具有理论创见和实际行动，使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在今天迸发出巨大的思想能量。

## The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oncerns Contemporary Society

LU Deyou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Based on the unpredictably social reality, digging the existing territo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ecomes the real task of Marxism that close to the depths of the time. To interpretation the contemporary imag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e should break through the simple path of ideological history and text, so as to face the reality of social field. Once strong consciousness of theory concerning social reality is forme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xplanation can be burst in contemporary.

**Key word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contemporary value of Marxism;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 收稿日期：2016-10-02

● 作者地址：卢德友，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4。Email: ludeyouhl@163.com。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4YJC71002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重点项目(AE15001\_06)

● 责任编辑：涂文迁

① 汤姆·洛克曼. 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 杨学功, 等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8: 280.